

<<佛教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佛教史>>

13位ISBN编号：9787214041364

10位ISBN编号：7214041367

出版时间：2006-1

出版时间：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杜继文

页数：6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佛教史>>

前言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人类社会的初期，还不可能产生宗教。

从没有宗教到产生宗教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它历史地产生，也将历史地消亡，它也受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

宗教是社会的产物，它不能悬空地存在着，它有具体的表现形式。

宗教也必须生存（传播）在一定的民族和地区。

宗教的发展变迁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社会历史变化了，宗教也发生变化。

宗教生活要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制约。

历史上有些民族原先共同信仰某一种宗教，由于政治的原因，有的被迫，有的自动改信了另一种宗教，这类实例很多，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

那种认为宗教是永恒不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认为宗教信仰与民族风俗习惯牢固结合，永远不可改变的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宗教信仰与民族风俗习惯有关，但不能等同。

宗教存在于民族中间，有全民族信奉同一个宗教的，也有一个民族有多种宗教信仰的。

有一个国家只信仰一种宗教的，也有一个国家有多种宗教信仰的。

有同一个民族，早先信奉一种宗教，后来又改信了另一种宗教的。

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有的信仰流行于社会上层，有的信仰流行于社会下层。

<<佛教史>>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佛教世界通史，以时间为经，以地区和国别为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佛教产生、发展和流传的历史。

全书所记时限始于佛教产生前的古印度社会状况，止于近现代佛教在西方的流传和影响。

所记内容按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展开，广泛涉及各教派和宗派的教义、经籍、人物、僧制、僧职等等，同时兼及佛教的节日、礼俗、典故、圣地、遗迹、建筑、文学、艺术等等。

在对佛教作全面考察的同时，书中还对佛教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对一些重要史事和重大学术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佛教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佛教的起源与早期的发展（前6—前1世纪） 第一节 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释迦牟尼与早期佛教的基本理论 第三节 早期佛教的分派 第四节 佛教对质外传播与早期佛教经典第二章 佛教大乘和小乘的确立（公元前1世纪—3世纪） 第一节 大乘思想的酝酿和形成 一、案达罗王朝与斯里兰卡的大乘思潮 二、大乘佛教在西域的兴起 第二节 犍陀罗和迦湿弥罗的佛教及说一切有部 一、犍陀罗和罽宾的佛教一般 二、说一切有部的哲学体系 第三节 天竺佛教和龙树提婆的大乘中观学 一、天竺佛教概况 二、《般若经》类及其思想特点 三、龙树与提婆 四、中观思想的基础结构 第四节 大乘佛教的一般特征及其与小乘的对立 一、大小乘的称谓 二、大乘经典及其基本特点 第五节 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与初传期的中国佛教 一、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 二、佛教向交州的传播 三、初传期的佛教译著 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第一节 印度的笈多王朝和佛教的发展 一、印度社会与文化概况 二、北印佛教 三、中印和东印佛教 四、斯里兰卡佛教 五、南洋群岛诸古国佛第四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4—6世纪）（下）第五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7—10世纪）（上）第六章 佛教中心的转移（7—10世纪）（下）第七章 朝鲜佛教和日本佛教的建立（7—11世纪）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11—18世纪）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11世纪—）（上）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11世纪—）（下）第十一章 佛教在西方的流传和影响附录后记新版后记

<<佛教史>>

章节摘录

王戎、王衍立论，则祖述何晏、王弼，仍主“以无为本”。

西晋玄学呈“崇有”与“贵无”两派并行的态势。

佛教的小乘“禅数学”，以“法体实有”论证士族品类等级不灭；大乘“般若学”用空观否定世俗认识和世俗世界，也是论“有”道“空”，与玄学遥相呼应。

在这种风气下，佛教得到长足的发展。

据《洛阳伽蓝记·序》言，“洛阳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法苑珠林》称，“西晋两京合寺一百二十所”。

其所出佛经译家知名者12人，共译经典《出三藏记集》录为167部（失译者不计），《开元录》勘定为333部。

佛教在全国的流布情况，可以据此推度。

在支持佛教发展上，皇室贵族中有中山王和河间王，士族官僚中有周嵩和石崇，一批名僧因为结纳了这类贵族官僚，开始上升为清谈的名士，诸如支孝龙、刘元真、法祚等。

支孝龙的名言是“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此种“无心”和“自足其性”之说，与向、郭的《庄子注》大同。

然而流行最广的仍是般若思想。

朱士行于于阗所得的《放光般若经》，于元康元年（291）由竺叔兰和无罗叉在陈留仓垣水南寺译出，受到中山王的热烈欢迎，同时“大行京华，息心居士翕然传焉”。

竺法护，音译“昙摩罗刹”，是西晋最有成就的译经家。

其祖籍月支，世居敦煌，8岁出家，万里寻师。

除诵读佛经外，还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

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36种语言，搜集大量胡本佛经，回归长安。

西晋末年，避乱东向，卒于浞池。

他一生往来于敦煌、长安之间，前后达47年（266—313），译经工50余部，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等。

对早期大乘佛教各部类的有代表性的经典，竺法护都有译介。

这些佛籍的内容非常庞杂，既包括有思想深沉的多种哲学流派，又含有形式粗鄙的原始宗教观念，大体反映了当时由天竺到西域的佛教基本面貌。

竺法护在沟通西域同内地的早期文化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佛教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